基诺人的童话

马 原

勐海童话

基诺人很少,但是基诺人的故事不少。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把基诺人的特性展示出来。基诺人是个擅长动脑和用心的民族,心和脑是人的另外一种能量,因为它们可以弥补其他能力的不足。比赛跑螺蛳不可能是大象的对手,所以螺蛳要战胜大象必得借助于心和脑的力量。螺蛳最终成为胜利者,它所使用的方法看上去简单,实则展示出超人的智慧。我们通常所熟悉的民间故事和寓言,展示的都是很基础的那些智力层面,几乎每个人都可能想得出来。但是基诺人的故事,我相信大多数人是想不出来的。也可以说,它属于更高级的智慧层面。

民间故事的起点通常不高,落点自然也低,所以我们会把它称之为童话。童话是属于孩子的故事。但童话本身是有弹性的,弹性令童话有极为丰富的收缩和延展。所以,童话虽然落点很低,仍然可能达到一个出人意料的大的弹性空间。许多天才的作家在童话领域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绩。诸如写出了《小王子》的飞行员作家圣埃克絮佩里。《小王子》无疑是童话世界中的珠穆朗玛峰。在勐海的童话中,基诺人的童话独树一帜,呈现出极鲜明的个性特质,既富于智慧,又呈现出复杂的故事结构。

读者与林放商榷

——报史拾贝之五

李天扬

上一篇《报史拾贝》结尾提到,曾有读者来信对林放杂文提出了不同意见,《夜光杯》来函照登。有朋友欲知详情。

这是1982年春天,《新民晚报》刚刚复刊不久。

3月5日,《夜光杯》的“未晚谈”专栏,刊登了一篇题为《武戏不妨文唱》的杂文。林放对播出的电视剧《武松》之《血溅鸳鸯楼》提出了意见。林放是杂文高手,当然把话说得很委婉,“我并不反对这种武打片,当然更不反对把《水浒》这样的名著拍成电视剧,不过,我以为把小说中的故事演成具体的形象,也要讲究方法。”林放“很喜欢经过整理后的京剧的表演方法”,即使是拼搏厮杀场面,也没有什么残忍恐怖的“刺激”。所以,林放提出“武戏文唱”,觉得这样的话,“既有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,也有利于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卫生”。在文章里,他还稍带对日本电视剧《姿三四郎》的“那一类嚎叫厮杀”表示了不满。

《武松》是第一部国产武打电视剧,自然很不成熟,但也大受欢迎。林放杂文的观点与大多数观众的意见不一样,于是,编辑部收到了不少读者来信,对文章提出异议。

赵超构主张要勇于刊登读者的不同意见,自然说到做到。在征得他同意之后,《夜光杯》于3月16日摘发了一组五篇文章,占了近半个版,编辑给这组文章起了一个总标题,就叫《与林放同志商榷》,还加了编者按:“我们刊登了林放同志《武戏不妨文唱》一文后,有不少读者来信来稿,谈了与林放同志不同的意见,现选择几篇,加以删节发表。其余就不打算见报,也不一一答复了。”

选择刊登的这几篇,自然是相对有水平的,写得有理有据——

“以社会治安而言,报载自去年年初以来,因采取措施,加强法制,治安情况越来越好,并没有因为连播《姿三四郎》而受到影响,今年演了《武松》谅未必影响安定局面。”

“‘文明礼貌’和‘不爱红装爱武装’都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侧面,都是无可厚非的。”

“中国武术流派极多,有叫的有不叫的。叫的流派讲究在精神上、气势上压倒对方。解放军战士在拼刺刀时喊‘杀’也是这个道理。”

读者有意见写信,语气不会那么委婉,有时甚至比较尖锐。比如“危言耸听是不足取的”和“切忌主观臆断”之类,如此“来函照登”,足见林放雅量之大。有趣的是,这一天的版面头条,正是林放的杂文,紧挨着它的,竟是与林放商榷的一组文章。这样的版面编排,今天看来,依然令人叫绝。

当年的《夜光杯》编辑严建平曾在文章里提及此事。他找出了1986年的日记,10月7日,他有事登门拜访赵超构,一进家门,“他正拿着放大镜读报”,“看到我去很高兴。就副刊的问题谈了好长时间,归纳起来就是要加强言论,‘读者·作者·编者’的栏目要经常有,‘十日谈’的面要广,多一点知识性”。足见赵超构特别看重“读者·作者·编者”这一与读者互动的栏目。

那么,登了这么多反对意见,赵超构被说服了吗?如果这么容易改变主张,那就不是林放了。

时隔一年,到了1983年3月4日,林放专栏“未晚谈”又登了一篇《一年容易又〈武松〉》。电视台又重播了《武松》,林放感到头大,“嚎叫杀搏,一如往年”。3月是文明礼貌月,林放质问:“去年,有人说是偶然的巧合;今年,又是一次巧合吗?”“一年以来,五讲四美活动有了绚丽多彩的发展,而电视剧竟然还得请《武松》来点缀文明礼貌月吗?”

这一次,年过古稀的老社长显得有点执着,甚至可爱了。林放二批电视台播《武松》,读者仍然不买账,反对意见再次向编辑部涌来。于是,编辑又照样来函照登。这次一共刊出两篇,意见一正一反。反对林放观点的文章题为《不应如此牵强附会》。标题尖锐,文章同样——“照林放同志的推理,电视台岂不是有意和文明礼貌月、国家领导人唱对台戏?如在极‘左’的年月,后果可想而知了”,“如不属有扣帽子之嫌,实乃牵强附会”。

众读者和老社长在版面上大唱“对台戏”,这样一种读者、作者和编者的关系,令人神往。

鱼缸(布面丙烯) 金宇澄

眉妩 秋游云和湖次白石韵

松 庐

看连峰深翠,映涧轻黄,清景慰秋眼。枕石听松籁,闲中乐,强如喧闹莺燕。落红款款。愧此身、多病多感。更多谢,饱了人间味,遍甘苦凉暖。

何限。高情潇散。想五湖范蠡,江左张翰。万里烟波渺,任来去,风平便好纵缆。乱山点点。乍雨过、天阔心远。寄流水休忘,曾有约、武陵见。

冬夜遐想

辛 渐

外面果然冷了起来,一切都在迎接季节的变换。风扫到手上,刮到脸上,有如一把冰刀刺来,有种被割到的轻微的痛。阳台上的绿植,在悄悄的枯萎,变黄变焦,尤其是那株三角梅,红红火火的盛开了夏秋两季,现在颜色也开始变淡,不断地落叶,缩在窗边一角瑟瑟发抖。窗外的飞鸟也稀少了,大半天也只能觅见两三只孤飞的鸟儿,轻轻地在树梢头跳跃几下,整个小区就显得空落落的。街道上,行人也渐渐稀少。天色,很快暗了下来,夜幕徐徐拉开。

在不远的郊外,是一望无际的田野。在寒风肆虐之下,一切都呈被扫荡之势,光秃秃的,屏住了呼吸,全部卧伏不动。我猜想,一定有一只机灵的河狸,趁着夜色降临,已将自己埋进了小河堤下的洞口,它将在自己的领地中抵御接下来的寒冬。更远的北方,又是一番什么景象呢?我似乎看见,漫天的大雪正在倾盆似的下泻,狂风夹持着雪花,一路翻滚着,飞舞着,天地间一派银装素裹。在更远的北方,还有偌大的冰川,将天地冰封得严严实实,密不透风,就这样被整个严寒覆盖。

此刻,正是华灯初上,寒风呼叫着拍打窗户。我静坐于室内,开着灯,翻动着书页,和书中的天地万物神交。在空调暖气的吹拂下,不时联想翩翩。冬天,寒冷要摧毁一切生灵的意志,让所有生机勃勃的万物进入冬眠的牢笼。但我们在看似严酷的环境下,仍在积蓄力量。夜深了,不知不觉雨也在敲打着窗棂。我望着窗外,竟然感觉到了周身无边的温暖。

夜光杯

怀念外祖母

夏春锦

我的外祖母离世已经二十年之久了。虽然如此,她却是我已故的先人中,能于梦中相见次数最多的人。一个自己常常梦见的人,又怎么会被遗忘呢?无疑是我生命中顶顶重要的人。她虽为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,却以少有的“会”和不俗远见赢得了四乡八里的赞誉。“会”是我家乡的方言说法,意指能干,为了加强语气,通常会说:“真会哩!”农村人眼中的“会”,并不一定非得干出多大惊天动地的伟业,只要你勤于劳作,能够略有盈余就堪当此誉。外祖母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一员,从小父母双亡,外祖父的父母也很早就去世了,两人于是相依为命,等着有一天把苦日子熬到头。婚后他们接连生了七个子女,我母亲排行老五,这个曾经的两口之家渐渐成为了家大口阔的大家庭。那是一个物资奇缺的年代,好在外祖父异常勤劳,像老黄牛一样埋头耕作;外祖母又是一个很善于勤俭持家的人,才能使一家人免于饥寒。外祖母的性格比外祖父强势,所以这个家一直是由她在当的,在乡亲眼里,她就是一个“肚子里有算盘的人”。七个子女在二老的抚育下都能健康成长,各自成家,开枝散叶。

外祖母本性纯良,但她也有“精明”的一面。在她朴素的认知里,尊重“读过书”“有文化”的人,她认为一定要送子女上学,哪怕是女儿,即使再穷也要去读书。我的大姨就是第一个被她送去读书的,为此还被邻里嘲笑。外祖母并没有因为别人的冷言冷语就怀疑自己的想法,此后其他六个子女,她照样勒紧裤腰带也要送他们去上学。其中以我的母亲最不爱学习,甚至挨过她的骂。如今母亲也已步入晚年,每每忆及往事,成了最能体会外祖母良苦用心的那一个。也正因此,我母亲对于我的教育一直十分上心。如果没有她的反复督促,生性驽钝如我,也不会在读书的道路上走到今天。

晚年的外祖母被子女们接到了县城,我因为考上了县一中,得以与她朝夕相处了三年。那时我寄食在小姨家,好在有外祖母可以冷暖与共。记得高三那一年,我们住到了同一幢楼里,她在二楼,我在五楼。我每每自习到午夜,她总不忘煮一碗点心端上来慰劳我。她人颇有些微胖,平时在平地里走路尚且有些趔趔趄趄,更何况要爬上五楼,可以想见她的吃力。吃过哪些她煮的点心记忆已然模糊,但那份脉脉的温情,至今留在心底,想忘也忘不了。母亲常对我说,外祖母没能等到我工作就去世了,意思是没有享过我的一点福。淡淡的一句话,却在我心中久久回荡。

百年文史馆

邓伟志

“百年后文史馆会怎样?”这是一道发人深思的“百年之问”。文史馆,顾名思义是“文”加“史”。“百花齐放”是1953年毛泽东应文艺家梅兰芳之邀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写的。“百家争鸣”是毛泽东1954年为刚创办的《历史研究》杂志题写的。前者是为“文”而写,后者为“史”而题。

1956年4月28日,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的“双百方针”提出。70年来,各地文史馆在执行“双百方针”上是严谨笃行、勤勉专注的。其实,文史馆最应该牢记的、最应该贯彻的就是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。

毛泽东在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“百花齐放”的后面还有“推陈出新”四个字。不“推陈”百花是很难齐放的。百花齐放的反面是“一花独放”。这“独放”之“陈”是不愿意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。因此。要“百花齐放”必须加大“推陈”的力度,人云亦云不云,老生常谈不谈。敢想、敢说、敢干、敢创新,以新为高,以新为贵,唯新是举,从而以繁荣的文化来强国。

打开太阳这盏灯

小地梨

我打开太阳这盏灯。惊醒了枝头的黄鹂,啼鸣的休止符撞破云层,给黑夜披上白色的斗篷。

我打开太阳这盏灯,只为打捞身后长长的身影。我将身躯一次次伏向大地,向着苍茫朝圣。我是行者,每一次低诵,转一道晨光,把太阳从东域拽到西峰。

我打开太阳这盏灯,月光如纱缠上温暖的灯芯。我是夜河里逆旅的鱼,摆尾的鳍撑起月色帆影,同归大海是宿命。

我打开太阳这盏灯,车河流动,载着流转的生命。我的爱啊,无非是桃花的粉染透春梦。枫叶的红沾满秋霜;小溪的澈洗亮日光,还有黑夜串起的星灯,系着红绳。我曾长久蜷缩在黑暗的虚无,如一只迷路的蝶,在夜的花瓣里窒息。直到那个叫母亲的女人,如火柴划过寒寂;那个叫父亲的男人用手掌,托起一粒晨光的种子。

我打开太阳这盏灯,如同我打开每一盏灯,如同开启一段长长的旅程。

手办与玩具

徐闻见

电影《疯狂动物城2》迎来全球性的火爆,朱迪与尼克的精致手办迅速席卷商场,宣告了一个鲜明的事实:在当下的玩具市场,承载着厚重IP与情感价值的收藏级手办与周边,已成为具消费势能的火热核心。

一部玩具的演进史,恰如一部微缩的人类文明史。远古时期,陶俑、石球等不仅是哄逗孩童的物件,更承载着原始的巫祝或教育功能,它们是微缩的世界模型,让孩童在嬉戏中预习成人的角色——狩猎、哺育、征战。农业时代的玩具是“手的记忆”与自然的馈赠,父亲削制的木马、母亲缝制的布偶、河边的鹅卵石、草编的帽绳……其制作过程往往注入了人类情感与陪伴时光。工业时代的玩具如锡兵、发条车等则是标准化、可复制的商品,它们象征着理性、秩序与机械之美,并逐渐演变为百货商店橱窗里明码标价的欲望对象。

二十世纪中后期,随着大众传媒的崛起,玩具进入“IP时代”。从芭比娃娃到变形金刚,再到热火朝天的迪士尼,玩具不再是独立的物件,而是庞大故事宇宙的实体入口,玩具产业与娱乐工业深度融合后,玩具成为影视叙事的二次演绎。

而“手办”现象,则标志着IP时代一个新阶段的开启——“手办”原指未涂装的模型套件,如今广义上涵盖了所有基于动漫、游戏、影视角色制作的高精度收藏型模型。它已彻底剥离了“玩耍”的原始功能,其核心价值在于“圣物”般的情感寄托。当玩具成为连接虚拟叙事与真实情感的物件,它就再也不只是儿童的专属,反而跃升为成年人确认自我身份、守护内心火种的“精神装置”。

首先,手办是通往纯粹情感世界的窄门。在效率至上的现代生活,理性与实用被奉为圭臬,而那个陈列着变形金刚或初代高达的模型柜,却为疲惫的灵魂保留了一条可以随时折返童年时光的隧道。其次,手办是高度个人化的审美宣言。与孩童“拥有即快乐”不同,成年收藏者拆盲盒的乐趣极大程度在于“筛选”与“收集”,从泡泡玛特到LABUBU,它们宣告的是主人的审美体系、文化趣味甚至哲学倾向。再者,手办悄然构建起新的圈层语言。在社交场合,它们可以让人迅速在陌生群体中识别同类,形成进入某个亚文化领域的徽章。可以说,玩具在手办时代逐渐发展为一代人复杂而深刻的情感实践、美学宣言与社会身份的隐秘表达。

从远古的陶俑到今日的电子宠物,从父亲手作的木枪到需要预订抢购的限量版手办,玩具的本质,始终是人类对世界进行模拟、理解与情感投射的载体。它提醒我们,人类从未停止通过创造“微缩世界”来安放自己对宏大叙事的热爱。然而我们也会理解,成年人执着于打造的从来不只是一个“手办玩具柜”,而是他们在生命旅途中为自己修建的一座座小型纪念碑,当我们在深夜的书房里独自面对那一柜子的“不切实际”时,我们面对的,其实是自己内心深处那片拒绝被完全征用的精神自留地。

十日谈

玩具总动员

责编:郭 影

请看下一组“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”的作品《听,青春在发声》。